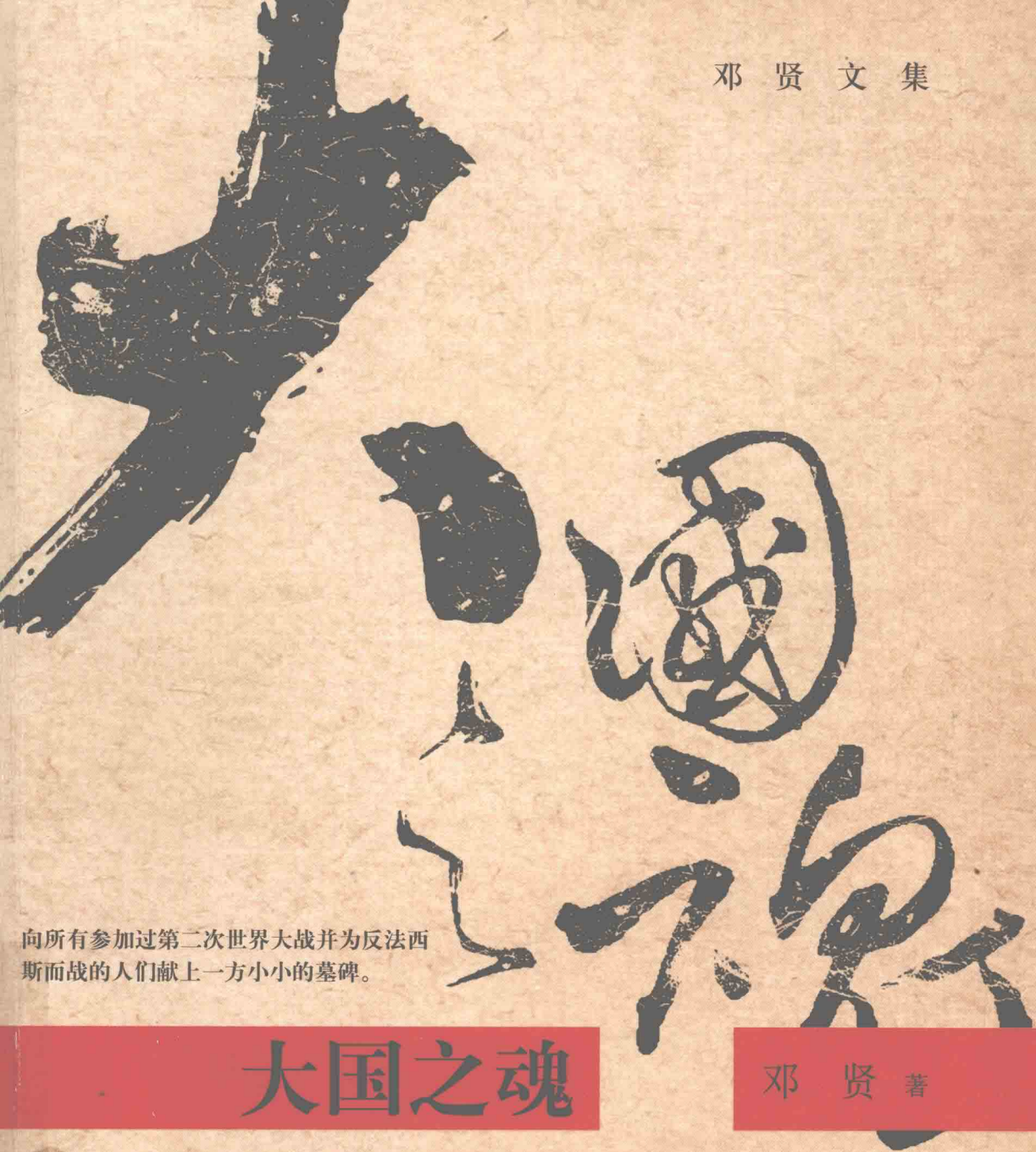


邓 贤 文 集



向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献上一方小小的墓碑。

大国之魂

邓 贤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邓 贤 文 集

大国之魂

邓 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之魂 / 邓贤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

(邓贤文集)

ISBN 978-7-5411-2765-6

I. 大… II 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140 号

大国之魂

DAGUO ZHIHUN

责任编辑 张庆宁 何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责任校对 冯 琳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65-6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370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谨以此书，
向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
活着或死去的，
有名或无名的，
士兵或者将军，
献上我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碑文铭刻：
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
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作者题记

向大树致敬

(代自序)

这是2008年暮秋的下午，我的家乡成都平原灰蒙蒙的一片，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都很安静。放眼望去，窗户外面那些高楼都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真实，犹如海市蜃楼一般。

我遵嘱为即将出版的《邓贤文集》（八卷本）写一篇文章，也算留下一点心情吧。

将近半年前，我也坐在这个座位上，也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很静，窗户外面的城市和更远处的乡村像一幅若隐若现的水墨画。但是一只黑色的厄运之手猝然撕碎了画卷，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发生了！

顷刻之间山崩地裂江河改道，数百万幢房屋轰然倒塌，数以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数十万人肢体伤残血流成河，一千多万人被迫离家……

这一天我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抗战的八十二岁的中国驻印军老兵，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家屋子去躲避地震，尽管余震不断楼房还在颤抖。入夜，城市里到处警笛拉响，救护车彻夜穿梭，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全川乃至全国人民已经紧急动员起来抗震救灾。父亲关注灾情，当他看到部队官兵跑步进入灾区的画面时竟然老泪纵横。他对我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庆大轰炸，光是几座隧道内就死了上万人，重庆一片火海，你爷爷断了一条腿……

我忽然感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量绵延不断地渗透到心中。

古人云：多难兴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苦难既是不幸，

又是财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战乱毁灭，仅以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十四年）为例，中国死了三千万人，半壁河山沦陷，几乎所有后方城市都被炸成废墟，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支撑一个古老民族永远挺直坚强脊梁的就是信念。敌人可以烧毁我们的房屋，炸毁我们的城市，甚至屠杀我们的亲人和同胞，但是一个民族的信念不可以被摧毁，战斗意志不可以被泯灭，这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之根！我的父亲正是因为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和较场口隧道惨案，两年后他满怀对敌人的仇恨，与许多跟他一样年纪的中学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日前线，从此开始了一代知识分子漫长而曲折的人生跋涉。

父亲与儿子，苦难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新生，历史以一种往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着关于生命创造和人文精神传承的永恒话题。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战争、跑警报、动乱和天灾人祸中度过的，直到晚年才迎来改革开放。他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把人生的接力棒传给了儿子。作为父亲的儿子，我用笔记录下了有关父亲的传奇人生和中国远征军浴火重生的故事，于是有了《大国之魂》，我还写下了关于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落东方》，关于豫东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黄河殇》，关于中国军队征战印缅战场的《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国民党残军及其华人部落在金三角漂泊的《流浪金三角》，关于一代人大起大落知青生活的《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关于警示社会人生的《饥饿杀人狂》等等，这些作品如今大都将结集在《邓贤文集》（八卷本）中出版。感谢父亲，父亲传承给儿子的不仅有生命，

还有面对苦难的姿态，以及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与精神，这是儿子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的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虽然我没有像父亲那样生于战乱，但是我从父亲甚至更遥远的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姿态，那就是直面苦难，永不言败。

我相信这就是文学，就是写作，更是一种连接未来的生命纽带！

几年前，我在这次特大地震震波穿越过的龙门山乡下置了两间小房，不是刻意逃避城市喧嚣，而是为了获得片刻宁静。在深山的一座古老道观，悬崖之上生长着一棵数人才能合拢来的银杏树，它树干挺拔根部裸露，经历大地震之后依然生机勃勃傲然屹立。老道长告诉我，大树生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个沉默的生命穿越岁月的烽烟迷雾来到我们跟前，它应该经历了怎样艰难和顽强的长途跋涉，如果它是个老人，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千六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数也数不清的故事：战争、动乱、洪水、饥饿、干旱、地震以及过眼烟云般的浮华世界达官贵人。当人类以薪火相传的接力方式走进公元二十一世纪，大树已经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迎接我们，它从来不曾倒下过，始终以这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巍然挺立于悬崖之上，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绿色火炬，令人感叹它不仅是一棵千年古树，更是一曲生命的礼赞。

我相信大树的心灵一定与父亲、祖父以及我们的祖先相通，我相信所有勤劳善良的人们都是大树，他们生长在城市或者乡村，而那些为了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向文明强大而终生奋斗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们则是屹立于我们时代巅峰之上的大树。我觉得自己已经触摸到一根贯穿于宇宙空间和天地万物的生命链条，那就是，唯其毁灭，世界得以新生；唯其新生，世界得以生生不息。大树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阳光回馈泥土，面对永恒，没有不朽，唯有坚强。

我肃立，向大树致敬！

当新一轮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将告别已经被历史所铭记的2008年，这一年我家乡的人民不仅收获了太多的眼泪、悲伤和苦难，同样更收获坚强、信心和力量！对我个人来说，《邓贤文集》（八卷本）的出版既是一个小站，也是一块路牌，路牌上方镌刻：继续向前，直到终点。

谨以为文，代自序。

邓 贤
2008年深秋 于成都

目 录

引子 历史的坚果	(001)
----------------	-------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007)
第二章 仰光陷落	(019)
第三章 金戈铁马	(024)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036)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第五章 大崩溃	(053)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071)
第七章 孤旅	(083)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05)
第九章 迷雾人生	(133)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146)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163)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173)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203)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215)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237)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277)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292)
尾声 天祭	(308)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	(310)

历史的坚果

1

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一九七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著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家门。

那年我十三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呵斥道：

“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三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上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

我齙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嗥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3

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光荣的梦想，渴望成为庄则栋式的世界冠军。我在省市少年乒乓球赛中成绩显赫，一九七〇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少年乒乓集训队，登上通往理想之路的台阶。不料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军代表找我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

无故的恨……”

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初中第二年，我决心同家庭决裂，主动申请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连队，我始终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加入组织作为生活奋斗的最高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获得一张宝贵的人团志愿书。

支书找我谈话。支书是复员兵，性情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还有啥子问题对组织隐瞒了没有？”

我惶恐，背上出了汗。

“龟儿子，不要背思想包袱嘛！……你那个背时老子，你晓不晓得，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

“那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绝望地问。

支书吃惊地瞪大眼睛。

“咯老子！你娃儿连这个都弄不懂么……远征军就是国民党嘛！反动派，反革命……”

轰地一响，我的世界崩溃了。

我的父母始终对我缄口不言。父母的沉默使我相信他们确实对我隐瞒了什么，他们是有罪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有罪，他们还将罪恶遗传给了子女。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备感绝望和孤独。

4

公元一九七二年，我从边疆到滇西办事，途遇塌方，阻于松山。无意中发现山坡上有国民党时期纪念碑一座。那是一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字迹多已无从辨认，岁月的尘埃正在悄悄湮没它。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松山乃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国民党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石碑即当地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立。我震惊不已。

远征军同日本人作战，血流成河？！……国民党也抗日？！……远征军……父亲……远征军……

……………

过了许久，当我从恍惚中惊醒，班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山林一片寂静。夕阳西下，偌大一座松山，只剩下一个失魂落魄的我和那堆寂寞的断碣残碑。

我在山上果然找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痕迹：摧毁的工事，烧坍的地堡，弹洞累累的石壁和嵌在树干上的锋利的炮弹皮。我还拾到一柄折断的日本刺刀和一把铜锈斑斑的子弹壳。这些历史物证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它们使我疲惫不堪。

是夜，我独宿山林。天上下起小雨，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我守护着那堆断碣残碑，如同守护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旧梦。长夜漫漫，天地混沌，巨大的孤独伴随潮水般的黑暗袭击我，将我那颗绝望的心卷入无底的深渊。

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乒乓队，还入了团，我的父母笑容满面来向我祝贺。不料人们又开起批判会，我看见父亲悲哀的脸和母亲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突然吓醒，浑身火烧火燎地痛，巴掌一扇，竟拍死蚂蟥蚊虫无数。

我以为自己早已同家庭划清界限，已经不再痛苦，但是此时此刻我才省悟：原来我对家庭对父母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丝毫未曾死灭。我爱他们远甚于爱自己。

东方欲晓，云破天青，山林万籁俱寂。我从黑暗中站起来，浑身血渍，肝肠欲碎。我突然仰天长啸，目眦皆裂。一刹那，天地间回响着一头无家可归的狼崽子凄厉的咆哮。

这天早晨，我在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驱使下离开松山，走下公路，踏着冉冉升起的朝霞和遍地冰凉的露珠，带着满身创伤一瘸一拐地朝旷野走去。

从此，一个叫邓贤的知青从连队里失踪了整整一年。

5

十几年后，当我提起笔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陷入悲观和绝望。尽管有时很痛苦，也尽管心灵时常都在滴血在呼号，但是我始终在躁动，在反抗，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哪怕路上遍布荆棘和燃烧着毒蛇般的炼狱之火。

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乃至整个民族又何尝不在苦苦寻找着什么呢？

这便是促使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必然契机。

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历史原因。

缅甸风云

1

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三个月，德军长驱直入。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保卫战拉开帷幕。

十月，日本近卫内阁集体总辞职。东条军人内阁上台。

十一月，日本天皇在东京两次发布战争命令。日本战争机器全部开动。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丘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早已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斯大林正在掩蔽部地下室昏昏欲睡。由于德军“闪电战”进展神速，苏联政府已经发布命令，随时准备放弃首都撤退到外高加索或者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去。

“什么?! 你再给我念一遍!” 斯大林忽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

他满意地搓着手，急速地走来走去，然后命令：“发电报给远东军区司令员，要他马上到莫斯科来见我。”

半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三十个步兵师，九百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分边防军与日本关东军对峙。

十二月十七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日本即将战败时，才被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苏联是第二次大战期间唯一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

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皇出逃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一九四一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

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亚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余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的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政府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千方百计试图予以摧垮。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一九四一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累计出动兵力达七十万人。国民党各战区进行顽强抵抗，英勇反击，虽有较大伤亡和失地，但是基本上挡住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与此同时，敌人还出动近十万日伪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是年底粉碎敌人扫荡。

十二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媾和”。均遭严词拒绝。

月底，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作战，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战历时一月，以日军败退告终。

就国内形势而论，日军虽然侵占大半个中国，但是中国抗日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加上美英苏等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和物资援助，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却始终无法达到速战速决和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把中国政府的大后方统统暴露给日本人。

一九四一年六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滇越铁路被切断。

同月，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象征性的援华运输遂告中止。

十二月，香港陷落。香港通往内地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

是月，侵泰日军前出泰缅边境，对缅甸虎视眈眈……

由于日军连续切断滇越铁路和香港补给线，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抵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一条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诸多困难，因此到次年一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上月的三万五千吨剧减到不足六千吨。

一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

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

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文史资料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依赖从西方进口。香港沦陷的当月，各地市场物价指数分别上涨了数倍乃至数十倍。黑市猖獗，人心惶惶。重庆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如果日军进一步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美国白宫。

罗斯福读完一份来自重庆的官方备忘录，对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说：“你替我记下来，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总统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的思路：“……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将意味着发生什么？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起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能指望干些什么呢？噢，上帝才知道。”

这段著名的谈话被载入美国权威性历史著作《二次大战白宫实录》一书中。

两天后，美国总统的亲笔信件被送到英国首相手中。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亚洲一片黑暗的那段日子里，他（指罗斯福）却要我
为中国人看守缅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美国人的胡思乱想